

日落西下，橘紅微光漸逝於山頭，夜幕漫延舒展。十龜站在高牆上，看百姓們張燈結彩，點點紅光照亮街道，像數條蜿蜒的紅龍。初春已至，霜雪消融，風卻還帶點寒意，吹得人們臉頰紅通通的，卻蓋不過因歡笑而浮上的紅暈。群雄四起的連年紛亂結束，天下歸於梅宮。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提議舉辦祭典，大家雖驚訝，卻也表示很有梅宮風範。這充滿歡聲笑語的市集是太平盛世的序幕，十龜不自覺的勾起嘴角，放鬆的呼出一口氣，便聽到身旁傳來一陣腳步聲。「你不下去逛逛嗎？」櫻的聲音傳來。

「不了，我等一下就走。」十龜沒抬首，注意到柁在底下指揮人手組裝煙花發射器，跟在他身旁的還有佐狐和犬上。原來今天還會放煙火啊……

「其實你可以留下來的。」

「哎呀。你在挽留我嗎？」

十龜本想開開玩笑，轉頭看見櫻漲紅一張臉。

「對...對啦！梅宮...說想留下你！我也.....」櫻彘扭的撇過頭，說的結結巴巴。

十龜嘆喟一笑，「謝啦！但這裡不是我的歸處.....」他講的很慢，望著深沉的天邊，像在思考著什麼。

櫻還想說些什麼，卻只恨自己嘴笨，一句寬慰的話也說不出。

十龜看出櫻的窘迫，開口解圍「幫我照顧好他們。」目光停在樓下拿著糖葫蘆的鹿沼，他身邊站著有馬和其它獅子頭連的舊人，他深深的注視著，像是要把他們的身影都刻進腦海。

「我答應你。」櫻說的認真，眼神堅定。

「有你這句話就夠了。」十龜點點頭，乾脆的轉身離去，抬手揮了揮就算作道別。

待到十龜離去，一直躲在柱子後的蘇枋、榆井才走到櫻身旁。

「就這樣走了啊...」蘇枋感嘆。

「好想謝謝他給的那些情報，但是.....」榆井抓緊隨身帶的書簡，正是因為有那些獅子頭連的情報，風鈴才能加快統一天下的腳步。

「說不出口啊！」櫻暴躁的揉亂自己的頭髮。

「畢竟對十龜來說，這安穩之世是犧牲自己的弟兄們、犧牲自己的心、犧牲自己的愛，才換來的。多看一眼都是刺痛啊。」蘇枋也當過間諜，但他是銘記自己立場在當臥底。和十龜那樣中途背叛是不一樣的，而且看十龜的眼神根本不討厭獅子頭連，倒不如說愛慘了，為什麼選擇背叛呢？

「十龜會去哪裡呢？獅子頭連解散，兔耳山不是也.....」榆井有些擔心。

「但我們沒找到屍體。」蘇枋沉下臉色。他看過現場，冰雪上點點血跡的終點，本應出現的兔耳山不見了。

「我們是找不到了。」櫻無所謂的走下城牆的階梯，走進歡騰人群。

蘇枋與榆井相視一笑。

「櫻哥！等等我們。」

十龜打算去馬廄牽走那匹跟著他許久的玄青寶馬。途中還是不免要經過那燈火明媚的市集，十龜拉緊披肩的帽緣，畢竟即便梅宮心胸寬闊，底下的人卻不見得會有同感，戰爭的傷痛不易痊癒，殘忍獅子頭連的副將軍還是不適合露面。叫賣聲此起彼落，一片歌舞昇平，十龜步履匆匆，彷彿此地的和平安樂與他無關。

「阿圭！快一點！」

十龜愣住，反射性的抬頭，那裡沒有他要找的人。怎麼可能會有呢。

高喊著「阿圭！」的小男孩高舉風車，從十龜腳邊快速跑過，笑的很是燦爛。

「少爺你慢一點！」同樣是個小男孩，沒有前面那樣的活潑開朗，稍微有些緊張，但眼裡滿是寵溺。

十龜拉住小少爺的後領。

被牽制住的小少爺沒有消停，多少有點害怕卻佯裝兇狠，罵咧咧的「你幹嘛啊！」

被稱作阿圭的小男孩嚇了一跳，但很快回過神，眼底不復寵溺，閃著一絲這年紀不該有的狠厲。

十龜將小少爺放到阿圭面前，俯下身「這裡人多，還是牽好吧...會走丟的...」

兩個小小的手掌，十指相扣的緊緊牽著。見十龜沒要多說什麼，小少爺留下一個困惑的眼神，便牽著阿圭跑了。只是那位阿圭被拉著跑的同時，回過頭，微笑著頷首。

「你們一群人圍攻一個人，也太狡猾了吧！」免耳山從十龜身後的台階躍下，加入這場亂戰。

那是十龜與免耳山的初遇，彼時兩位十歲多。

與十龜還有這條街的人穿的粗布衣裳不同，免耳山身上的高級布料鑲著金絲，在太陽閃著碎光，但更奪目的是免耳山臉上的笑容。

本以為小少爺花拳秀腿，沒想到眨眼間放倒大半人群，而另一半是十龜打敗的。

「你好厲害啊！我叫免耳山丁子，你呢？」免耳山的積極熱情，十龜有些招架不住。

「十龜...十龜條。」

重疊的腹鳴打斷兩個小男孩對彼此的好奇。

「餓了呢！」

「啊！嗯。」

免耳山東摸摸西摸摸，終於摸出一個小布包，十龜驚訝裡面的糖餅居然沒有在剛才的亂戰中碎成渣。

免耳山將糖餅折成兩半，遞出半邊，圓圓的糕餅散發香甜的味道，「給你！劉姨做的糖餅是全國第一喔！」

「謝謝。」

十龜咬了一口，麵粉的香氣夾雜糖的甜香在嘴裡擴散，外層是酥皮，內裡是脆糖，層次豐富。

「好吃！」

「是吧！」

兩個小男孩坐在階梯上，速速的嗑光糖餅。但對於飢餓的男孩子，小小的糖餅完全不夠。

「還餓呢...」免耳山晃著腳。

「我也是。」

「那走吧！」

不等十龜反應，免耳山拉著十龜的手飛快的跑起來。

「要去哪啊！」

「去吃糖餅啊！」

他們在小巷中穿梭，十龜不知道自己將被帶到哪裡，但是手心傳度而來的溫暖蔓上心尖，驅散恐慌。前路是陽光普照。

遠遠的是一位氣質出眾的女人，皺著黛黑的柳眉，桃花眼裡盡是擔憂，她正向下人焦急的說著什麼。

「母親！」免耳山加快腳步。

女人張開手，免耳山撲進她的懷裡。

「你可讓我好找！」女人抿嘴，捏捏免耳山的鼻子，又笑了。

「抱歉抱歉！」免耳山嘻嘻哈哈的道歉。

「這位是？」

「阿龜！我的陪讀！」

「欸？」

第一次聽說，當事人阿龜也震驚。

「反正你本來也想給我找個陪讀，就選他吧！我喜歡他！」免耳山大方的表示讚賞。

「唉……可不能這麼隨便！再說，也得和他父母講講才行！」女人扶額。

「小朋友你的父母呢？」高貴的女人也不怕汙了衣服，親切的蹲下身詢問。

「我沒有母親，父親前些天走了。」十龜在街頭偷盜維生，小偷之間也有派系、規則，免耳山參與的那場圍毆，就是因為他違反規定。

「喔…」女人眨眨眼，站起身，一手牽一個。

她低下頭與十龜對視，漾起與兒子如出一轍的明媚笑容，「從今天起，我就是你們母親了！請多多指教，阿龜！」

那年，他被糖餅騙進將軍府。

十龜向看管馬匹的人員點點頭，他們也回敬以禮。今早有收到梅宮的親筆通知，十龜會來取走馬。

馬廄裡，玄青寶馬有些煩躁的跺著腳哼氣，看清來人後安分許多，親暱的蹭了蹭十龜。

「好久不見，新月。」十龜輕輕拍拍牠。

新月還在身邊，驕陽卻不知所蹤。

進入將軍府後十龜與免耳山同食同住同行，除了雜役們對他的稱呼，十龜遭受的待遇與將軍的下一任接班人-丁子同等。

十龜稍微懂事後，曾學著他人那般，一改過往直呼名謂，叫著免耳山「小少爺」。當時免耳山可氣得不行呢！一連好幾天不和十龜搭話。十龜現在覺得好笑。小孩子的打鬧總是草草收尾，那株半開不開桃樹下，十龜拉住彘扭的免耳山。

「丁子！」「阿龜！」

這份呼喚代表的是地位平等，以及我對你的想念。

那時的他們生活安逸，最大的煩惱只是和對方吵架。可變故總是來的突然。

暴君被刺而亡，膝下無子，眾人對至高無上的權力虎視眈眈。將軍府被裹挾進這混亂的奪權戰，免耳山的父親積勞成疾，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同年病逝。免耳山的母親哀傷過度，沒多久也離開免耳山。將門之後沒空處理自己的哀傷，被眾家臣急急捧上檯面。免耳山和十龜的實力家臣們從小看到大，頗有自信，在各方積極籌畫下，由免耳山為將軍的獅子頭連成為奪權戰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勢力。

清涼夜晚，擺脫各方的叨擾，免耳山難得空閒，坐在廊道上盯著矮牆發呆。

那雙似母親般含情的桃花眼印著滿天星塵，卻不如以前澄澈。

十龜悄悄的坐在他身旁，免耳山徑自開口。

「我本不想見他的，但父親說他是王，我非見不可。」

「我不喜歡他，他總說我是將軍之子，要有將軍之子的樣子。我覺得他是枷鎖，壓垮了父親。有馬說他設的嚴酷兵役，壓垮男女。鹿沼說他課的重稅，壓垮許多家庭。」

免耳山換個姿勢，枕著十龜的大腿。他沒看十龜，側身望著萬里星空。

「他設的條條框框困住許多人。因為失去自由，人才會死的對吧？我想獲得自由。」

「所有的人都跟我說，等我成為王，我就會獲得自由，他們也會獲得自由。」

「阿龜你呢？你會獲得自由嗎？」

兔耳山問的很輕，十龜卻想慎重的回答兔耳山。他一下一下的梳著兔耳山柔軟捲曲的細髮，一面思考，正欲開口，卻聽見鼾聲呼呼，十龜表情和緩下來，將兔耳山抱回他的床鋪。

兔耳山被矇著眼，十龜在背後推著他走。

「阿龜阿龜！驚喜到底是什麼啊！」

「快到了！快到了！」

十龜揭開兔耳山眼上的布條，映入眼簾的是兩匹站在院門口的好馬。

玄青寶馬安靜沉穩，相較於牠，另一匹薄卵色良駒略顯躁動。

不知是否是強者之間的惺惺相惜，兔耳山甫靠近，那匹本高傲的薄卵色良駒竟乖順的低下頭，兔耳山一躍上馬，臉上全是蓋不住的興奮。

十龜也跳上馬，催促著兔耳山，「不去跑跑嗎？」

「...要去哪呢？」兔耳山握緊韁繩，一時有些無措。

「去哪都好。我永遠陪你。」

那是十龜的回答。

兔耳山揚起嘴角，薄卵色良駒俐落的越過門檻，肆意奔騰，他們散著太陽的光暈，衣衫與鬃毛翻飛，瀟灑自適。

「阿龜！你那一匹馬要取什麼名字啊？」

「這個嘛...不然丁子你來取好了！」

「嗯...就叫新月吧！」

「欸？」

「新月夜沒有月亮，不就是一片漆黑嗎？像你的黑馬！」

「真意外，我以為你會取阿黑之類的。」

「哼哼！可別看不起我！好了，換阿龜幫我的馬取名了！」

「那就驕陽吧！」

「為什麼？」

「他的主人是未來的王，想必牠是不會輕易低頭。」

十龜騎著馬一路向北。身後突發爆鳴，嚇得新月一陣亂蹄。十龜趕忙安撫，「煙火而已，別怕別怕。」

十龜沒有抬頭，盯著曠野上彩色的光影明滅若有所思。煙花啊...漂亮的火藥罷了。

我們是驍勇的獅子頭連。

在兔耳山的帶領下，他們百戰百勝。兔耳山只當這些戰爭不過是成王路途上的小小崎嶇，對於敗將、戰俘，待到時機成熟便全都放了。他們從沒有想過這個舉動會遭致反撲。

四面八方升起的熊熊烈火破開黑夜，爆竹的轟鳴夾雜響徹的慘叫，短兵相接刀吟陣陣，濃煙嗆得人睜不開眼。

「是昨天放走的那一批人！」

十龜聽到有人這樣喊。

火勢擴大，爆鳴震耳欲聾，血染黃土，地上的屍體漸漸出現熟悉的面孔。有士兵頂不住壓力選擇棄甲逃跑。

「不可以往哪邊跑！」十龜斬開一人，叫住逃竄的同胞，那人卻在眼前血濺倒地。  
「不要跑，且戰且走！滅火優先……」十龜吶喊，沒有人聽他指令，人群無視他奔逃，消逝於火光。

十龜搶地，無力的跪在人間煉獄。

「站起來！阿龜！」免耳山拉起他，眼神無光。小小的身影再度衝進戰場宛若殺神，血漬與黑灰弄髒十龜印象中乾淨潔白的臉蛋，刀光劍影，死神視人命如草芥。

一場即時雨結束地獄的戲曲，大雨滂沱，免耳山卸力般的抬頭，又像是下了什麼決心，握緊刀柄收刀入鞘，眼神空洞。雷鳴電閃中，免耳山走進破敗焦黑的營寨，十龜伸出手，什麼也沒構到。

“違抗命令者、脫離組織者，斬”

“敗將、戰俘一律處死”

我們成了殘忍的獅子頭連。

馳馬夜行有其危險性，十龜不太在意，還有閒心東張西望。

櫻花開了啊……。

其實這只驚鴻一瞥，十龜分不太清是櫻花還是桃花，全憑直覺。

希望最近不要下雨，要是被驟雨打落，總覺有些可惜。

「啊啊啊！」免耳山尖叫著坐起。

「丁子你還好嗎？」十龜也坐起，揉著睡眼，另一手拍著免耳山的背，幫他順順氣。

免耳山冷汗直流，他瞪大著眼，像受驚的小動物，眼下的青黑是睡眠不足的證明，看得十龜很是心疼。

「又做惡夢了嗎？」

「嗯。」

「丁子...要不我們...」

「不行！」免耳山強硬的打斷十龜的建議。即便夢裡鮮血沒頂，無數的冤魂拉扯他的腳踝，將他拖進深淵，那些他熟悉的、不熟悉的聲音叫嚷著他的姓名，擾他安眠。他也不能停下腳步。

老狼會被團隊犧牲，病獅會被逐出組織。以暴力維持統治的獅子頭連，免耳山知道自己絕不能輕易示弱，年輕氣盛的後進會將他撕扯成片。

「我沒有回頭路了。」這是他咎由自取。

十龜沉默的拭去免耳山額上的汗珠，他的憐惜隱沒於暗夜。

「殺了我啊！」黑白頭髮的少年瞪著倔強異色雙瞳嘶吼。即便狼狽不堪的靠著樹幹喘息，還是逞強的怒視，一絲屈服的意思也沒有。

相較之下，十龜也沒好到哪裡去，傷痕累累，充其量只是能站著俯視櫻而已。

「殺了我吧。但我知道的，殺人一點也不開心。你們就算屠盡四方，也不會有人尊你們為王。」櫻不屑的吐口血沫。他很清楚。他會是因為恐懼而據地排外的殺人狂，但是他遇到梅宮，那個

人教他武器真正的使用方式，然後他進入風鈴，遇到想守護的人們，他開始領悟手中刀的意義，他想贖罪。

「你又懂什麼了！」十龜忿忿的舉刀。

「你真該看看自己殺人時的表情。」櫻無所畏懼，正視十龜。

在那雙清澈的瞳眸裡，十龜看見滿是血汗的自己，皺著眉，苦澀的表情，還有眼角不自覺落下的一行淚。

利刃插進泥地裡，櫻正想開口勸說，十龜反手把他踹進旁邊湍急的小河。

「活下來啊！」十龜笑笑。

櫻罵咧咧的話語和他本人一樣被沖得不見蹤影。

其實十龜給的情報並不會導致風鈴的勝利。只是讓風鈴在敗北時能減少傷亡。被獅子頭連抓到人少一點，免耳山殺的人就會少一點，十龜也清楚這只是緩兵之計。歷代行嚴刑峻法的朝代終落得悲慘，獅子頭連走向末路是命運所致。

不知是走的遠了，還是因為走緩步上山，天空飄起細雪。

就快到了。十龜難掩欣喜，策馬加速行進。低溫與白皚皚的景致令人恍惚，十龜的思緒飄向獅子氣絕的那場戰役。

「進來吧。」梅宮直爽。

反倒是營帳上倒映的兩個身影嚇一跳。櫻臉紅的掀起門簾，穿戴斗篷遮的嚴實的人跟在身後。入帳內，確認沒有外人後，十龜脫下斗篷。

「我是風鈴的將軍，梅宮一。我代表風鈴全體，謝謝你過往的協助。」梅宮深深鞠躬。

十龜沒有理會，兀自開口，「我今天來是為了明天的戰爭。」

「我可以讓獅子頭連投降，但有一個條件。」

「我要帶走丁子，但你們放心，我們會去你們永遠找不到的地方。」

最後一場戰役對十龜來說就像戲劇。意料之內的場景，熟悉的相方，他與櫻刀劍相抵。

「想跟你認真打一架啊！」

「呵呵！」

十龜倒是一點都不想再打了。雪花落在鼻尖，幾個回合後，地上早已積起一層白雪。

風鈴是收著力在打的，獅子頭連一些人比較敏銳，察覺到這場戰役的意義，就也沒有發狠攻擊。

唯一的脫稿演出大概是免耳山頭破血流，踉蹌的跑出營帳。

「丁子！」十龜立刻撇下櫻，向主帳跑去。

帳內梅宮無數滲血的傷口和那些被砸得橫七八束的擺設可以看出免耳山毫不留情，溫柔的敵將眼神對上十龜，滿是歉意。

「抱歉！我沒打算逼他的！」梅宮也很懊惱。

「沒事，我去找丁子。」十龜注意到梅宮手持的劍一塵不染，他大概能猜出免耳山傷勢的來由。

順著雪地上斑駁血跡和凌亂腳印，十龜找到坐在枯樹下免耳山。

隨身佩劍斜插在土裡，頭上的血滴滴落下，融化潔白，形成一個小小的朱泊，免耳山閉著眼，呼出的氣息化為白煙。

「丁子！」十龜跪在一旁，牽引著兔耳山，想要背起他。

「阿龜...」兔耳山輕微的掙扎表示拒絕。

但這次十龜沒有聽他的，他背起兔耳山不管不顧的往前。

好輕好冷...像雪花。

「阿龜...我本來以為成為王，我就可以獲得自由，大家都可以獲得自由，你也會獲得自由。」

「但我後來發現.....是我將你帶進將軍府這個牢籠，我才是你的桎梏。」兔耳山本來攀緊十龜肩膀的手脫力，虛虛的搭著。

「不是的！你是我的太陽！」是他沒有守護好丁子。如果那時他有振作起來，那時他有摟他進懷.....。

兔耳山咯咯的笑，漸漸變成虛弱的咳。

「我把驕陽放走了.....。」兔耳山說得很愉快。

「不！不要！」察覺兔耳山的意圖，十龜慌叫著制止。

「現在，我該放你走了。」

「阿龜...你自由了。」

兔耳山在十龜耳邊輕輕呢喃。十龜的臉頰被淚浸濕，寒風凍得他雙頰刺痛，冬風明明吹不進鐵甲，為什麼心會如此疼呢。

路程漫漫，終於到達一片銀白霜雪接天際的高原，十龜翻身下馬，不像往日那樣將新月繫於樹，十龜卸下牠身上的馬鞍，一人一獸額頭相抵。「辛苦了，你也自由了。」

察覺主人的決絕，新月對天長鳴，轉身離去。

四周靜悄悄的，只有十龜踏雪聲清脆。他在一塊無字石碑前停下腳步，伸手拂去上頭積雪後，緩緩坐下，他靠著石碑抽出一把短劍，刀光映出他了無遺憾的微笑。

「丁子...我早就獲得自由了。」

END

曠野上肆意奔馳的玄青寶馬遇到薄軟色良駒，牠們並肩疾行。新月與驕陽同輝。